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簽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灣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鄭亦瑛

香港中文大學前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斯諾登事件要如何善後？

美國在處理斯諾登事件上法理失當，不好好研判斯諾登行為到底是政治犯或是刑事犯，以及具體入境情況，近期多番向香港和俄羅斯輕率要人，碰了一鼻子灰。但美國如此到處伸手要人，斯諾登以爆料做出更大的自保行動，當可預料。美國要為今天的歷史資訊大案化壞事為好事，最可行的辦法便是效法「水門事件」的案例，由國會成立「聽證會」調查「斯諾登門」(Snowdengate)事件，只有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兩大部分能自我糾正行政濫權的行為。做或不做，就看美國自己了！

斯諾登事件自個多月前爆發以來，對美國國際國內的聲望影響仍沒停頓，而且有更惡化的現象。首先事件暴露了美政府對中國與香港的網訊大量盜竊，在剛結束的中美首腦習近平與奧巴馬兩國會談中，奧巴馬選擇振振有辭，指中國「黑客」頻頻盜取美國軍民的網上資訊，雖沒證據認定這是中國政府官方所為，但也要中國政府負起責任，杜絕此事。不料奧氏言猶在耳，斯諾登現身說法，揭發美國過去幾年來在國內外鋪天蓋地盜取網訊、電話、個人資訊，其數量之龐大、涵蓋面之廣，已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其中內地甚至香港中文大學的數據庫、清華大學六大網絡等都被盜劫。這一揭發，顯然奧巴馬這下由原告轉為被告，他指中國偷，但無實據，但美國卻被前中情局職員揭發偷竊資料。如此一幕，奧巴馬對習近平的說話有多大信譽，肯定大打折扣。

美國輕率要人方寸大亂

其次，斯諾登離港飛往莫斯科，美國跟着向俄羅斯政府要人，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出來說話，指斯諾登抵港後並無出境，仍逗留在候機大堂，他去向如何？俄羅斯移民局無資料，無法奉告，更談不上提供政治庇護的問題。這一下，美政府又碰了一鼻子灰，連同向香港要人未果，又多了一次挫敗。說明美國在處理斯諾登事件上法理失當，不好好研判斯諾登行為到底是政治犯或是刑事犯。如是政治犯的話，要港府履行港美引渡斯諾登返美，就絕不是那麼單純的事了。何況當事人可以用「政治犯」身份向港方法庭抗辯，司法程序可就漫長了，可以打上三、五年官司，叫港府自己不顧自己的法律，不是強人之難嗎？普京的反駁，也同奧氏無言以對，人沒經移民局一關，也就等於法無紀錄，無入境，叫俄羅斯連自入候機大堂送回華盛頓，豈不把俄羅斯降格為美國的老二嗎？以俄羅斯近百年來和美國交惡的程度，美政府如此輕率向對方要人，簡直是方寸大亂了。

再其次，說到厄瓜多爾，美國竟由副總統拜登向厄政府寫了信，要厄總統不要給斯諾登頒發庇護令。美國得到的答覆又落了空，厄政府沒明言會不會向斯諾登發庇護令，但看拜登的信實禮貌，也會禮尚往來，說明會先知會美政府。但如果斯諾登真的向厄政府提出請求的話，知會之說不等於會從命，也可以是知會美國，告知考慮結果不能拒絕所請。何況厄瓜多爾外長也早已明言，如果發出庇護令，也不在乎受到美國貿易制裁，就厄瓜多爾早已給予維基解密網的阿桑奇庇護的做法來看，厄瓜多爾不理會美國壓力的機會很高。若然，美國又會再一次受挫。目前來看，如此與厄政府交涉，人家還未有行動，正式交涉已開始，很有向對方施壓的觀感，這不會是光彩之舉！

更不妙的是，美政府如此到處伸手要人，對斯諾登來說，其危難的感覺肯定會不斷升高，一旦到了沒回頭的程度，斯諾登會做出更大的自保行動，當可預料。就現已看到的動作來估計，他在港停留期間，針對內地和香港作出網訊偷竊的揭發，究其此舉動機，不外是向兩地人民告發美國，正告兩地不要無視於美國侵犯人權的犯法行為，要和他一起伸張正義。這一來，兩地便不能不顧自己人民的感受而將斯諾登引渡返美，這是他高明的一招。

亂抓人逼斯諾登爆料自保

同樣，斯諾登到了莫斯科機場後，接着也在當地揭發美政府偷竊俄羅斯情報的事，好讓俄政府下更大決心去頂住美國的外交壓力。接着他還揭發德國、歐盟總部及眾多成員國同樣受到網絡監控的事。這一下，德國及歐盟代表紛紛發言，要奧巴馬作出交待。這一下，歐洲的注意力已由斯諾登身上轉到美政府身上，斯諾登此一着，也是自保高明的一招，在千夫所指的情勢下，是非爭論已不再是美國內部情報人員叛變的問題，而是美國犯上了向他國侵權的嚴重行為，如果美政府不理會國際要求釋疑，國際便會形成一股壓力，非要向斯諾登身上所有的盜竊尋找答案不可。一旦形勢發展到這種程度，斯諾登作為一個極關鍵的證人，他的人身安全也就不再是生死自理的事，而是會變成國際爭相保護的證人了。也正是出於自保而不斷到處爆料的考量，已有新聞報導說斯諾登留港30來天期間，他的密友已來港協助他保管複製密件版，據說已收藏在銀行的保險箱內。這新聞是否屬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很有可能如此，美政府也不能不如此估計。一旦有此估計，也勢必會迫使美政府不得不檢討如此到處要人的行為，這不但欲蓋彌彰，弄巧反拙，而且最後抓不到人，反而是自己的罪行搞到天下無人不知了。

然則不抓人之外，又會有什麼高招可以將壞事變成好事呢？

美國行政濫權須靠立法司法糾正

就以美國一貫的做法去考究，通常遇上行政部門官員有什麼不法行為時，哪怕是涉及總統犯罪，根據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先由立法的國會成立特別的「聽證委員會」作出對事件的調查。在七十年代初，尼克松任總統期間，發生了「水門事件」的偷竊行為，涉案者晚間偷進「水門酒店」的客房，偷裝偷聽器，事發被保安人員活捉，發覺犯人與總統府人員有關，最後經國會設立「聽證會」百般查證，發現事件涉及總統參與其事，向總統要文件，尼克松卻以三權各自獨立，國會無權向行政部門索任何文件為由拒絕。但經憲法法院判決指明，當最高行政人員涉嫌犯罪時，尼克松不能以總統身份逃避調查，此時尼克松命令其秘書瑪麗抽出有關錄音帶，洗掉其中20分鐘的錄音，估計這正是尼克松涉案的錄音證據。當技術人員向憲法法庭表明可以恢復被洗掉的錄音後，不到1小時，尼克松自己請辭，由副總統接任其職位，並向尼克松發出「赦令」，依令審訊必須終止。雖然尼克松罪行沒結案，但立法與司法可制約行政人員的案例已建立。

因此，美國要為今天的歷史資訊大案化壞事為好事，最可行的辦法便是效法「水門事件」的案例，由國會成立「聽證會」調查「斯諾登門」(Snowdengate)事件，向斯諾登發出證人保護令，保證他安全回國，提供國安人員侵犯人權的不法偷竊公民網訊的證據，如發現奧巴馬與前總統布什參與偷竊罪行，接着成立特別法庭進行審訊有關人員。甚至可效法「水門事件」一案，將總統繩之以法，只有這樣才能糾正行政官員濫權違法的罪行，同時公告世界各國，美國依法不再聽任官員偷竊私人或公安的網訊。否則，美國作為舉世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官員在大國權力無人監管情況下，美國的罪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矣！只有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兩大部分能自我糾正其行政濫權的行為！

做或不做，就看美國自己了！

參與「佔中」：何故？何苦？何必？

何俊賢 立法會議員

這是一封給年輕人的信。近年有年輕人參與激進的抗議行動，初時是剛中學畢業和投身社會的青年人，後來風氣逐漸蔓延至中三、四的少年人。這是我給這群年輕人的勸勉信，希望他們不要捲入「佔領中環」這政治漩渦。

新高中課程和新文憑試尚在調整期，公開試需要花大量心力去應付，中學生已感到十分吃力。專上學生亦需要裝備自己，準備投身社會。教育是特區政府最龐大的開支，市民寄望學生盡本份，珍惜學習的機會，最終能貢獻社會。學生何故要參與有機會破壞香港的所謂佔領行動呢？「佔中」並不是一次簡單的遊行集會，而是一場虛耗戰。以癱瘓中環為目標的行為，當然會導致難以預計的損失，只會衝擊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何況「佔中」倡議者施展拖延策略，若果年輕人身陷其中，恐怕會影響學業。盼望年輕人多加三思，無謂浪費時間捲入無意義的政治爭論。

「佔領中環」以公民抗命為幌子，公然鼓動集體違法。年輕人絕對不可以以身試法。年輕人須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違法行為可能換來刑責和刑事犯罪紀錄，前途因魯莽衝動而盡毀，浪費了青春，辜負家人和師長的期望，知其不應為而為之，何苦呢？

香港的民主發展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中央政府亦同意最早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在有充足時間和自由表達下，何必動用癱瘓中環如此極端的手段？公民抗命只應出現在人民喪失自由的情況下，被迫挑戰法治。根據《經濟學人》去年發表有關世界各地民主發展報告，香港在公民自由的評分高達9.41分，自由度高於9.12分的英國，以及美國的8.53分。《基本法》亦確保市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傳媒百花齊放，提供足夠的表達渠道。市民具備高度自由去表達民主發展的訴求，凸顯「佔中」完全沒有存在必要。

各位年輕人，若想參與「佔中」，請先問自己：何故、何苦、何必呢？



何俊賢

香港需要正能量

馬彥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以「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為主題紀念七一，於回歸紀念日在金鐘添馬公園旁舉行慶回歸16周年啟動禮，全港18區亦同步舉行嘉年華；全港各區工商聯也發動近千商戶，於啟動禮期間向全港市民提供低至半價的購物或飲食優惠。地區社團亦會探訪弱勢基層市民，派發禮物包，宣揚互助互愛的和平訊息。事實上，多個反對派激進組織積極為「佔中」做準備，令為口奔馳的市民近期為社會大亂憂心忡忡，慶委會今年活動更盛大，不但可與市民同享回歸喜悅，為港人減壓，更可能為香港引入強大正能量，為香港長遠發展充充電，持續應對長遠的區域競爭，穩住香港優勢。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自今年1月開始發出「佔中」的號召後，香港開始陷入低沉的氣氛之中，社會各界紛紛譴責違法暴力的行動，抽緊了港人的神經。雖然反對派最終因主流民意強烈反對，七一遊行後的「佔中」預演泡湯，但此前市民已為「佔中」預演憂心不已。廣大市民在最近幾個月，都為「佔中」變得精神緊張，擔心中環公共秩序受到干擾，正常生活受到影響，加上近日一些機構均指香港於全球或國內的競爭力排名下跌，這不能不引起市民警惕，感到不進則退的壓力。

重溫回歸歷程 抖擻港人精神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七一回歸紀念日表示，香港需要祥和、需要理性、需要正能量。的確，在香港一片憂心之際，香港需要正能量。慶委會提出的大會主題，點出團結友愛、歡樂互助的重要性。香港回歸16年，經歷過金融風暴、沙士疫潮、金融海嘯等多次經濟大逆流，但最終憑藉同舟共濟的精神，一一渡過了難關。在七一回歸當日，讓港人重溫這些經歷，激發鬥志，藉著各種文娛優惠活動，與民同樂，鬆弛神經，這樣才能抖擻精神，重新振作，發揮港人勤奮創新的本色。如果社會終日只講暴力抗爭，港人的力量只會消耗更快，香港要持久面對未來的挑戰將更困難。

民陣召集人孔令瑜早前認為，慶委會只是向市民派發「小恩小惠」，說：「香港人邊會咁cheap、咁膚淺，因為少少數數就放棄原則？」又謂「送罐豆豉鯪魚夾埋到港人」。事實上，豆豉鯪魚的意義，在於它能向每個香港家庭傳達正能量，這份價值的價值，遠遠大於食物的表面價值。孔瑜嘲弄這些禮物「小恩小惠」，顯示她沒有看到這些活動和禮物的價值，也沒有看到市民熱愛穩定、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市民願意參與這些慶回歸的活動、接受這些禮品包，因為他們可從中感受到人際間的溫暖和喜悅，不用捲進混濁的政治漩渦中，這份溫暖和喜悅，是遊行和「佔中」所不能給予市民的。慶委會今年擴大慶回歸活動規模，正滿足了市民希望在繁囂爭拗中尋求和諧的深層需要，感受到社會的正能量。

香港文化要在交流中豐盈生命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志強時評

近年來香港冒起一股極端本土主義思潮，有民意調查在調查問卷中，堅持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分開，有本土主義者排拒內地，不喜歡內地的13億同胞，稱之為「強國人」或「蝗蟲」。極端「本土主義」主張香港與內地隔絕、主張去中國化、主張香港文化不要與內地文化交流。香港本土主義離開內地母體，失去本身的歷史文化背景，已變成赤裸裸的政治操作，例如極端本土主義思潮已滲入「佔領中環」的政治運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融合，香港若搞極端的本土主義，將走進「死胡同」，失去經濟發展的動力。香港冒起的極端本土主義思潮，不僅在政治上頗有危害性，在經濟上窒礙香港發展動力，而且也會割斷香港文化的生命力。



楊志強

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的生命

文化隔絕(cultural isolated)窒礙文化發展生命，文化交流(cultural interflow)則是文化發展的生命。多元文化的發展和交流是歷史的事實。三千餘年來，不是一種文化，而是希臘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傳統、希伯來文化傳統以及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統和非洲文化傳統等多種文化，始終互相交流滲透，深深地影響着當今的人類社會。恰如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所說：「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

歐洲文化發展到今天之所以還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它不斷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豐富和更新。中國文化也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而得到發展的。眾所周知，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大促進中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的發展。可以說中國文化受惠於印度佛教，同時，印度佛教又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其在中國的成就遠甚於印度本土。同樣，香港文化也是在與西方文化和中國內地文化交流中發展的。

兩地文化交流豐富香港文化

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無須多言，而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的交流，也是無法抹殺的事實。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香港曾經雲集過中國內地最優秀的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柳亞子、夏衍、翦伯贊、馮乃超、胡繩、邵荊麟、侯外廬、蕭紅等、吳祖光等等，家抱荊山之玉，人人握靈蛇之珠，群賢畢至，人文薈萃，盛極一時。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之「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也在香港開出學術之花。香港也產生過一代嶺南派畫師大家，如高劍父等。

在介紹外國現代文學、文化，與國際文化交流方面，香港都曾走在前面。例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就譯介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家、哲學家薩特、英國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希臘現代主義詩派奠基者沙伐利斯、墨西哥現代化詩人渥大維奧·帕斯、美國戲劇家亞瑟·米勒等等；法國的卡繆和鼎鼎大名的薩特在1955年就來過香港作文化交流。可以說，香港大張旗鼓地在做這方面的中西文化交流工作之時，台灣和大陸還處在封閉狀態。台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而大陸遲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有這方面的交流。這種文化交流，直接豐富了香港文化，令香港跟世界上世界現代文化潮流，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俗」文化是現代化的特徵

北京作家王朔曾評論金庸武俠小說，抨擊港台文化的「俗」，認為「成龍的電影」、「金庸的小說」、「四大天王的歌」、「瓊瑤的電視」是「四大俗」。如果僅從對港台文化的流行性、大眾化、普及程度、輻射影響層面等方面來說，這「俗」的概括，還是很有見地的。但是，王朔不僅忽略了「四大俗」中具有豐富的高雅文化的成分，而且忽略了「俗」恰恰是現代化的特徵。所謂現代化，從精神形態而言，按照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經典論述，是一個世俗化的時代，是一個除魅(Entzauberung，意即消除了神秘感和神聖感)的時代，是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世俗時代文化的基本特徵就是多元化。

世界上所有的國際大都會，都是文化名城。諸如紐約、倫敦、巴黎、羅馬、北京等大城市，其獨特而濃郁的文化積澱、文化設施、文化風氣和文化活動等，不僅塑造了它們泱泱大度的文明風貌，而且吸引和聚集了高質素的各類人才，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香港要躋身國際大都會的行列，只顧發展經濟顯然是不夠的，必須文化與經濟兩翼共同發揮作用，才能達到目標。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應當有自己的文化定位和發展方向，香港要再造曾經歐亞洲的文化藝術，就必須重視文化交流，避免極端本土主義的文化隔絕論令香港文化陷入封閉境地。過分強調一成不變地保存香港本土的固有文化，結果會演變為危險的「文化孤立主義」，或稱「文化部落主義」。

提升香港文化應重視兩地文化交流合作

但也要看到，今天香港低劣文化過於泛濫，高雅文化明顯不足。現在不少學生寧看漫畫也不讀用文字寫成的書，美術和戲劇中「性」就是享受，負面社會就是英雄，流行音樂中噪音最受歡迎，新聞媒體中對負面全力追捧才能賺錢，這就嚴重阻礙了香港文化的進步和成長。

提升香港文化，發展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應重視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促進文化產業合作。內地缺乏豐富的文化創意產業人才，香港則擁有這方面優秀的創作人才，兩者正好互相配合。香港的電視劇、電影背後是一條完整的劇本生產線，當中不乏根底深厚的編劇人才，香港與內地新一代創作人交流切磋，可培養一批既了解國情，又具備國際視野的創作人。

香港有條件成為世界級的大都會，但必須先注入更多的文化思維、要賺錢，就要搞創意；要有創意，來源就在文化裡。香港與內地加強文化學術交流，將學術成果轉化成商品。香港的大學可舉辦有關影視、廣告、動漫的比賽，邀請內地創業者參與，企業可從中物色投資機會，將創意與投資者連接起來。總之，香港文化要在交流中豐盈生命，而非在極端本土主義的束縛下窒礙自己的發展生命。